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八美圖

第三回 贖明珠廳堂大鬧 放鋼刀當場理論

華鼎山出了閩門，只見家人慌張稟告道：「老爺，外邊汪朝奉同一斯文的相公，跟一家人，特地來在外面，要請老爺出去講話。」華鼎山心中著了一驚，心想，必是那當珠之人，同汪朝奉前來贖取是寶。即向家人道：「你出去請他們少坐，待我就來。」

家人領命走出來，請了汪朝奉同樹春主僕三人一同入內：只見奇花盆景，排列兩旁，朱漆描金，萬字欄杆，東西四扇大門，堂上懸著三字匾額，高掛珠燈，中間一架名人描寫的圍屏，排下八張太師座椅，兩旁廳壁上掛著落款丹青名畫，上面有一對聯寫得：堂前富貴千年樂，閣後榮華半子存。樹春看了點一點頭笑道：「原來華老並無男子，單生一女。」

三人來至廳中，分賓主坐定。家人待過茶，並不見華鼎山之面，三人只得坐等一會兒；又不見華鼎山出來，汪朝奉向樹春道：「大爺請便了，待我入內看看動靜。」

即走到書房中一看，只見華鼎山在那牀上睡得正熟，汪朝奉忙叫道：「東翁還在此穩睡麼？幸得我跑進來看，若不然等到明早，還不見出來。東翁快出去，杭州柳大爺方才在典中贖取明珠，銀票收過了，晚生同他來此間拿贖。」華鼎山道：「曉得了，恐當裡有事，你先去罷。待我拿出來付他便了。」

汪朝奉道：「如此晚生告辭了。」

即走至廳上向樹春道：「大爺請坐片時，東翁就取出來交還，大爺不必介意，我要先去。」

汪朝奉別了樹春而回，那樹春只得耐性又等許久。又不見華鼎山出來，心下想道：「華老雖開典當，還欠明白當中規矩，當物哪裡帶得回家，若然如此，贖當之人，俱著到家贖贖。」柳興在旁道：「大爺當珠在當舖贖當，怎又到他家來取贖？這等怠慢！等到半日，還不見半個人影兒，口若渴亦不見一杯茶吃。」

樹春罵道：「休要多言。」

柳興心中大怒，正在那裡自言自語，不一刻只見鼎山出來，樹春立起身拱手道：「老先生出來了麼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豈敢。」

二人見禮，分賓主坐定。家人奉茶明白。華鼎山即開言問道：「未知相公居住何處，尊姓大名？」

樹春道：「晚生敝居杭州錢塘縣，姓柳名濤字樹春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久仰久仰。不知相公到嘉興為著何故？」

樹春應道：「晚生只因要尋訪一故舊之人，所以特來貴地，昨日曾將一粒明珠在寶典當了五十兩銀子，今日特來取贖。銀標已經交過汪朝奉，說明珠被老先生帶回府去，故來造府打攪，驚動高門。」

華鼎山先前原來意要兌去此珠，今見樹春此言，心中一想，待我且含糊答應，看他如何？即說道：「昨日那粒珠子，一滑溜在地下，我著了慌遍處搜尋，並不見影蹤。」

樹春聽見此話驚得一身冷汗，忙問道：「老先生到底將明珠怎樣了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其實落脫了。」

柳興埋怨道：「小男勸大爺不可當此珠子，大爺你不肯聽，今日做下此事，怎生是好？」

樹春心中懊恨罵道：「老賊，你好好將珠付還我！看你一口混賬胡言說話，有意存心要謀沒此珠是實。只是不可想錯了念頭，這珠是先王欽賜我祖，傳家數代，價值連城。」

柳興道：「我勸你快將珠子取出，不要起了歹想念頭，若然惹動我們的氣，那時節想你一門家產蕩盡，亦難賠償此珠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珠子實在脫落不見，是我失手了。願賠銀二百兩，求相公諒情。」

柳興道：「就是二萬兩亦不能夠的。總要向你討得珠子就罷。」

樹春見鼎山著實不還，況又事出其間，無奈何，只得用言勸解他。鼎山還是搖頭推辭脫落，願賠銀兩，惹得柳興一時大怒，一巴掌打將過去。把華鼎山推下座椅，按倒在地，用腳踏住，正要打下去。樹春連忙止住道：「不要打他。」

柳興方才住手。那邊家人忙向前扶起道：「老爺，何不拿出來與他？免致被他吵鬧。」

華鼎山道：「不要多言，快扶我到書房中去。」

樹春上前攔道：「慢走，還是要拿出來麼，抑是不肯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其實脫落，不敢相欺。」

樹春大怒道：「你也不識時務，真是蠢才。」

用手將華鼎山按倒在地，踏住背心，眾家人見主人被樹春踏住，大家即要上前來救，被柳興用拳打得眾家人東跑西走，逃的無影無蹤。那華鼎山被樹春踏住腳下，要爬起來，又不得起來，被樹春打得如殺豬一般叫喊。樹春一邊打，一邊問道：「你這狗奴才，還是要拿出來麼，抑是不肯？」

華鼎山發怒道：「呵唷！打壞了，連筋骨都斷了，還要拿出什麼來？」

樹春道：「你還假呆麼？我說就是那明珠拿出來。」

鼎山被打不過，疼痛難當，想要脫身，遂答道：「你且放手，待我入內取出來罷。」

樹春道：「也不怕你不拿出來。」

把腳一放，那鼎山爬起身來直跑入內。家人忙將門一重重關好，鼎山跑到書房，哮喘倒在牀上。主僕二人在廳堂，又不見他拿出來，即將一雙楠木的八仙桌，兩手一搖，捺斷兩隻支腳，拿在手中。將廳上所有桌椅，桌上所擺玩器等件，盡行打得粉碎。就是壁上掛起名人山水字畫，也一盡撕破。卻說二小姐素貞，正在花園中練習武藝，一時口渴，差使女小桃去外邊取一杯茶止渴。小桃領命，來至前邊，聽見外廳上傢伙兵響動，停足靜聽，外邊罵道：「快拿出來，不然，通屋都要拆散了！」

心裡疑惑，為什麼事房屋都要拆了？連忙放下茶盤，走至屏風後一看，但見兩個少年，打得廳堂之上落花流水，甚為不堪。一時發怒，不問長短，將角門內的門門抽出來，跑至廳上，手指樹春罵道：「你是何處光棍，因為何故打得我家廳堂如此狼狽？」

柳興道：「那個不干你事，若然再要多言，照老爺的拳打殺你這丫頭。」

小桃罵道：「放屁！你欺負我，我家還有二小姐在花園內習刀槍，倘我家二小姐知道，那時把你兩個小畜生架火燒了骨頭。」

樹春大怒叫：「柳興把此小賤人打下幾個巴掌。」

柳興正要打下，那小桃連忙飛起一腳，照柳興面上撻來，柳興將身讓過，用手接住，只見小桃一時立腳不住，仰跌在地中。柳興道：「如何？我叫你不要管閒事，靠你一個小油嘴，會言兩句半的話，又會起飛腳，如今還有什麼話說，一並說來！」

小桃道：「兄弟放我起來，小婢實在不曉得何事吵鬧廳上，望兄弟勿怪。」

柳興道：「既然不曉得何故，為什麼兵跑出來相罵？慢些放你起來，我還要細看一雙好雪白的大腿，方放你起來。」

再說家人琴童見勢頭不好，忙跑入內邊，心下想道：「待我自己去對二小姐說知，快來救小桃的性命。」

一頭想，一頭走，已至內堂，連聲叫道：「彩琴彩琴快請小姐出來，救小桃的性命。」

叫了數聲無人答應，心內想道：「莫非又是在後邊？」

隨即往內跑進，恰好彩琴出來，琴童問道：「為何裡面各處並無人答應？」

彩琴道：「我們大家俱在花園觀二小姐演習武藝，方才小姐打發小桃取茶解渴，去了半日未來，所以差我來廚房看看。小桃做什麼勾當？」

琴童道：「彩琴姐，你還不知道麼？大廳上來了兩個杭州人，十分凶勇，把傢伙打得稀爛，又打得老爺帶傷倒在書房，未知生死。如今又將小桃打倒在地，快去報與二小姐知情。」

彩琴道：「原來有這等事。」

即同琴童來至花園內，見素貞正在使弄刀法，琴童連聲叫道：「二小姐，不好了！外面來著主僕二人，同著汪朝奉，昂然走到廳堂之上，相請老爺出外，口稱贖當，老爺與他一番口角，打得老爺病症復發，身帶重傷，倒在書房榻上，生死未知。小桃姐出來與他理論，又被那個小僕打倒在地，廳上錦屏桌椅玩器字畫，打得撕得盡皆粉碎。口中辱罵，連房屋都要拆壞了！」

那素貞小姐聽說大驚，問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

琴童道：「現在大廳，打得小桃姐在地。」

素貞慌忙放了手中之刀，邁動金蓮，使女丫環一同跟隨，走到廳堂上一望，只見小桃倒在地上，被那個小僕半腳提在手中，欲起身不能得起。又有一位風流美貌少年，把廳上東西亂打。素貞一時湧上心頭火起，向前罵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光棍，我家與你並無仇怨，因何如此無禮！又打壞了我年老的父親，還把丫環這等凌辱，廳上桌椅玩器什物，打得精光，是何道理？」

樹春正打得濃興，聽見有人出來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美貌姑娘，打扮得十分齊整，花容姿色，在世無雙，即近前含笑，深深作揖道：「姑娘莫非是華老先生令媛麼？」

彩琴在旁道：「正是，這是我二小姐。」

素貞道：「若是天大的事，亦可言語議論，為何打得我家如此狼狽？」

樹春道：「非小生無知，此是華老先生欠明白。小生係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氏，姓柳名濤字樹春，昨日將一顆移墨珠在寶典暫押花銀五十兩，今日特備本利前來取贖；你家令尊，欲思謀沒此珠，當票銀利，俱已收去，還稱此珠落脫，不肯見付。」

素貞聽了大怒道：「贖當還是典中取贖，為何人得我家，打我父親，壞我家器，辱我使女？這有何理說？我也久慕杭州柳樹春，有一把擒拿手法，別人害怕，我華府內是不怕的。今日與你見個高低，方顯我手段。」

小桃倒在那邊地下叫道：「二小姐快來先打死了這奴才，放我起來。」

素貞道：「待我先打降了柳樹春，然後來打死小奴才。」

樹春陪著笑臉道：「姑娘，小生勸你切莫要交拳，小生非是無情之輩，若還不聽，那時休怪小生侮姑娘。」

素貞聽了樹春之言心中想道：「觀此生實在有情，那時豈可一時就服他？」

即應道：「胡說！你把此言來驚嚇我，想要放你去麼？」

樹春道：「姑娘你真實要見輸贏，休怪小生，乃是舉手不容情，我看你英姿燕質，只怕難熬得起我勇力非常！快與你父親說知，將珠送還與我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

素貞聽見此話，知被他所戲，即趕上前來，要打樹春巴掌。樹春用手推開，見她窈窕可愛，心中甚有憐惜之意；不防素貞飛起一腳，照胸撻來，樹春眼快，連忙閃過身子，用手接住小小金蓮，觀看道：「果然好金蓮！好大紅繡花鞋。」

用左腳來交，素貞仰面朝天，跌倒在地。叫道：「柳相公請放了。」

樹春道：「如今是放不得了。」

兩人相見，眉來眼去，俱各有留情之意。柳興看見道：「大爺那邊拿的是小小金蓮，我這邊拿的是大腳板的，倒是小小金蓮的妙。」

且按下樹春主僕二人之事，先說柴素貞之兄柴君亮，保鏢舟要過嘉興，從此經過。上岸來至華府一則探望華太太，二則探視妹子，行至大門首，只見管門華福喜道：「柴大爺來得正好，今日有個杭州柳樹春主僕二人，把廳上東西桌椅，玩器什物，打得精光。」

君亮聽說道：「啊呀，哪有這等事？待我入內一看。」

忙走至廳門上，見內邊門是關的，用力推，哪裡推得開？只得向門縫裡張進去一看，呀！不好了，只見一個白面書生把小妹子打倒在廳上，左手拿住金蓮，在那裡滿面賣情的模樣。再望至庭中，還有一個小僕也是一般樣的。一時大怒，急忙不得進去，又想若從後門進去，我手中又無寸尺刀劍可用，只得取直花斧來殺罷了。不說君亮回船取斧，家中眾丫環跑入內室，報知華太太。太太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可恨此無知老殺囚，如何當中物件，欲思圖藏？難怪人家哪肯干休！」

匆忙來至廳上一看道：「不好了，這賤人並無男女授受不親之念，不怕羞恥。」

只得賠下笑臉道：「相公休得動手，放了她，有話與老身說明白。小女冒犯尊容，望乞恕罪。」

又罵素貞道：「賤人，好沒規矩成什麼樣子？」

樹春道：「非小生恃性，她自道本事高強，故有此失。如今太太說情，便放令媛起來。未知我的珍珠要如何主張？」

華太太道：「老身還未知其情，放了小女，自然將物送還。」

樹春道：「既如此，放手便了。」

素貞站起身來，樹春又問道：「姑娘尊軀可不跌壞麼？」

素貞覺得沒趣，梨花臉上泛了桃紅，連忙入內，報與大姊姊愛珠知情。那邊小桃叫道：「太太快來救我。」

華太太回身一看，見是小桃在那裡叫救，罵道：「過娼根，更覺不成事體！你看那兩隻大腿一齊露出來，連褲子都不見了！做怎麼女人家的樣式？」

即近前叫道：「小管家放了手罷，饒她起來。」

柳興即時放了手。華太太指小桃罵道：「賤人還不進內邊去？如今成得好樣子！」

小桃方才入內而去。未知華太太與樹春如何，且看下回。